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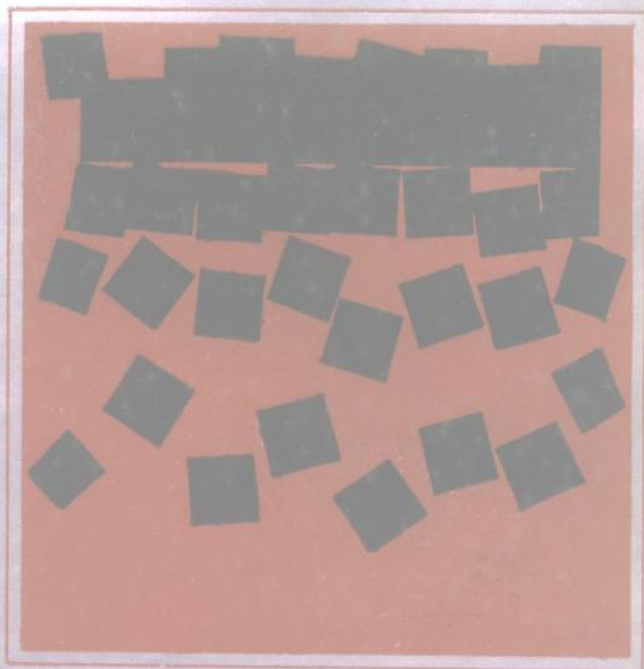
徐崇温 主编

(美)威廉姆·肖 著

阮仁慧 钟石韦 冯瑞荃 译

马克思 的历史理论

ANJUCONGSHU



重庆出版社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 重庆出版社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YANJIU CONGSHU
YANJIU CONGSHU
YANJIU CONGSHU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William H. Shaw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1978

阮仁慧 钟石韦 冯瑞荃 译

根据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 郭明忠
封面设计 王晓珊
技术设计 刘忠凤

〔美〕威廉姆·肖著 阮仁慧 钟石韦 冯瑞荃译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6 插页 4 字数 148 千
1989年3月第一版 1989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200

ISBN 7-5366-0894-2/B·24

定价: 2.50元

在研究当代各种思潮中 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的出版而作

徐崇温

党的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学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建设到改革的发展，“都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扩展和深化，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结合”，指出“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

要适应这样的大趋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就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就是说，必须在积极探索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中的新问题，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的同时，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研究当代各种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各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

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还要研究当代各种思潮？

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过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赢得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就是

因为它是在吸取和改造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中形成起来的；在今天，在世界发生着巨大变化，人类对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的思维本身的认识日益深化，并且在新的探索中，提出种种新的学说、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观念的时候，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吸取和改造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就显然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即使是资产阶级思潮，尽管它们大多以现代唯心主义的歪曲形式出现，却毕竟在这种形式下，提出了一系列真正由实践产生的问题，一些实际的、迫切的科学问题。把这些问题当作正面考察的对象，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从中引出应有的结论，可以使马克思主义紧紧把握时代和实践的脉搏，从新的实践中吸取思想营养。

在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现时代，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尤其具有迫切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新的技术革命使得全球问题日益尖锐化，把人类生存的利益提到极其突出的地位，要求人们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以正确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十分明显，必须深入研究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当代各种思潮，我们才能跟上时代和实践的足迹，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

而在当代各种思潮的研究中，对于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考察，对于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宏伟事业来说，又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是因为这些思潮、流派都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二是因为它们又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之下，以不同的哲学世界观为指导去进行这种研究的，课题的同一性和观点的多样性相统一，这就使这种考察可以更加直接地有助于我们在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

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并结合亿万人民的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以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为例，长时期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一直进行着热烈的讨论：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只按自己的规律运转、而同人的实践没有干系的体系，认为马克思在哲学领域中实现的革命变革是把实践引进了认识论，把人对客观世界的改变，看成是认识的基础；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则认为，世界是通过主体而得到中介的，因而，在马克思那里，不是物质的抽象，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性，才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对象和基础。

在这些不同思潮的撞击中去研究和把握马克思著作的精神，我们便不难发现：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具有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是把实践引进了本体论，强调也要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事物，即把事物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强调人类连续不断的感性活动，是现存感性世界的深刻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始终坚持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始终坚持劳动实践在多种层次上所受的自然制约性。

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联结、不可分割的。然而，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强调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即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却忽略了它的第一个基本点，即从主观方面把事物当作实践去理解，这就很难同旧唯物主义完全划清界限，这种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充其量只是一种片面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之，“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虽然突出了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第一个基本点，却又忽略乃至否定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所以，尽管它们再三声称要纠正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缺陷，但在实际上，却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一个和苏联模式方向相反的歪曲，这样那样地陷入了唯心主义。

所以,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派的哲学,它们都没有从上述两个基本点的联结上去把握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因而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附加成分,我们必须从中引出应有的经验教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恢复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本来面貌,并且根据当代人类的实践去理解其深刻含意,把它推向前进。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就是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在重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编辑出版的。

就这套丛书的覆盖面来说,它既包括东方的,又包括西方的,但鉴于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西方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了解得较少,所以,在选材方面将以西方的研究为主。邓小平同志说过:“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要求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也在努力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努力为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道、不合理现象直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154页)

就这套丛书的品种来说,既有对国外学者原著的翻译,又有我国学者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研究和评述。但长期以来,我国读者接触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的原始材料太少,因此,这套丛书将以翻译国外原著为主,随着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广泛展开和逐步深入,而逐渐增加我国学者研究专著的比例。

这套丛书的编选,力求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将根据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挑选一定的翻译和写作书目,组织合适的译者和作者去完成以后分期分批出版。另一方面,我们又竭诚欢迎大家向我们推荐有关的书目、选题,包括推荐译者和作者,

还竭诚欢迎大家对丛书中已经出版的作品提出批评和意见。

希望通过这些办法，把这套丛书真正办成一套比较能够反映我国广大读者的需要和要求，在全党全国建设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在实践中学习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任务中，发挥一点促进作用的丛书。

中 译 本 序

100 多年前游荡在欧洲的一个“怪影”——马克思主义，今天已受到西方公众的广泛关注，研究它的人愈来愈多，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是在本世纪 20 至 30 年代开始出现，而在 50 至 60 年代后颇为流行的一种社会思潮。它以现代资本主义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背景，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批评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同时，探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渊源和途径，试图重新研究、解释和推进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就是其中的一个学派。呈放在读者面前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该学派具有代表性的一本著作。作者威廉姆·肖是美国田纳西大学哲学系教授，他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进行了非“传统”的解释，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颇有影响的一位学者。正如英美某些评论家所言：“在威廉姆·肖提出了明白的挑战之后，各大图书馆都收藏了他的书。”

大家知道，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要表明社会历史发展是否有规律，社会发展的动力又是什么。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观都主张把人的意

识、主观性提到首位，认为社会历史就是人的主观性的现实化的展开，这显然是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历史就是社会物质生产形态的更迭的观点相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则致力于基本概念的解析。这一点与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不同。威廉姆·肖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书所探讨的正是有关世界和人类命运的马克思历史理论的课题。可以说，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就是用西方分析哲学的方法去研究马克思主义。西方分析哲学认为，哲学基本上是一种概念分析的活动，它致力于语言意义的分析，是当代欧美居于主导地位的哲学研究方式。威廉姆·肖在书中紧紧地抓住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两个基本概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予以分析和界定，并进而说明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最后，他把历史进化的原动力归结为技术决定论。作者通过对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分析和对前资本主义历史的反思，得出了马克思把所谓想像的唯物史观辩证法表现在社会历史上的结论。威廉姆·肖从分析基本概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入手，然后通过逻辑推演，从而提出问题，这就显示出分析学派的一个重要特点。

西方分析哲学的分析方法，可以从语言的句法入手，也可以从语言的语境入手，威廉姆·肖所运用的是日常语言的语义分析。这种方法力图弄清马克思的理论究竟是怎样陈述的，它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分析学派把语言的明晰性看作高于一切。比如你说的是A，那么A指什么？A表达的确切意思是什么？如果A₁比A₂含混，A₁就是有疑问的，不可信的，甚至是没有意义的。又假如A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出现了不同的意义，就是前后不一致，有矛盾等等。总之，作者期望通过这样的方法阐明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细微差别”，并使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某些“内在难点”突出地显现出来。这种分析，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都是

非常重要的。

当然,作者分析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细微差别”,找出它的“内在难点”的最终目的,是要用他自己的“技术决定论”来取代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重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那么,在“精细的分析”、“慎密的推论”下,威廉姆·肖所得出的“技术决定论”是否为马克思语言的本意?是否为威廉姆·肖的正确归纳?特别是“技术决定论”是否解决了作者自己提出的“细微差别”和“内在难点”?一位西方评论家指出:“威廉姆·肖分析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在运用精确的逻辑形式中进行的,它最后归结为‘技术决定论’,……如果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只是‘技术决定论’,那么在很早以前就会丧失它的迷惑性。”作者在正确地运用了分析方法之后,又提出了一种非“传统”的解释,这一理论到底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还是损害了马克思主义,这是需要大家仔细研究的。

在我国理论界,对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规律以及基本理论,一般地说,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解释。但是,在一些重要观点的理解上,仍然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分歧和差异,这些也是可以通过语义分析加以澄清、界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采用的一些分析方法、分析技巧以及分析结果,对于我们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借鉴意义。

马克思主义诞生 100 多年来,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有了不少重要成果。当代资本主义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而社会主义各国又都处在不同程度的改革之中,面对着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世界,廓清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概念显得非常重要。

在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由于许多人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阐述中,揉合了不少“附加”成分,以致在理论上产生了许多混乱,在实践中造成了种种

失误。我们期望威廉姆·肖《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译本，能够给大家提供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的一个机会。我们更希望这个译本能够帮助大家在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研究中，运用分析工具，真正弄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进而在语义上区别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非马克思主义。若能如此，译者就甚感欣慰了。

1988年10月

导 论

本书旨在研究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①。虽然有关马克思的文献是丰富的，但是对历史理论这一特殊课题，却很少有著作以它们需要的持续和系统的方式去予以阐述。完全可以理解，大多数介绍马克思其人和阐述其主要思想的著作，并没有对马克思的理论信条作出评价他的历史观所必需的、令人满意的分析。在这些著作中几乎没有论述历史唯物主义哪怕是很短的一篇，它们通常只限于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作者序言”作一些释义。另一方面，围绕着现代辩论展开的详细而广博的研究的注意中心，已经转向其他方面。这些研究涉及马克思的经济学、辩证法、异化理论和思想发展等方面，但是，却很少致力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

① 由于马克思著作中存在的论点和假说的混乱，我将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当作同义术语来使用。我说的“历史理论”，当然并不是意味着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概念构成一个严格的、由公式组成的命题体系，可以同自然科学那种形式化的理论相匹配。同时，我不打算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方面铸成这样一种系统化的理论，也不试图在形式上把它和马克思思想的其他方面（例如辩证唯物主义）分开。而是把马克思的历史概念和其他概念保持在直觉水平上。

学者们流行的一致意见表明，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含义是不明确的。马克思的各种说明，彼此之间并不完全一致，而且多数说明由于其不完备、不准确，因而完全是失败的。一般地说，马克思的思想在当前是研究者激烈争论的主题，从而就形成了一个有关权威的、各种观点彼此冲突的迷宫。马克思本人对此是完全没有责任的。因为几年来关于马克思的研究已经变得更加牵强附会，没有始终保持严谨的学风，而且，对马克思的研究在社会上一直遭到在其他领域不能容忍的冷遇。造成这种情况的复杂原因，在这里无须探求。但是，这一境况使得人们难以公正考察马克思的思想。此外，出版商的需要又刺激着人们颇为片面地、“新奇地”去论述马克思。总之，凡是需要耐心考察的地方，人们却沉溺于幻想的飞翔；凡是需要对马克思进行有条理和严密地解释的地方，人们对原文的曲解和不忠却取得了胜利。

在评论我将要研究的特定问题以前，为了避免混淆，有必要就我的这一论题的性质作一些交待。虽然我以同情的态度研究这一理论，但是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捍卫它或修正它，确切地说，我是在试图发掘马克思的理论，力图揭示它的意义，阐明它的细微差别，并使它的某些内在难点突出地显现出来。从根本上说，我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一种以经验为根据的科学理论（或者当作想成为这样一种理论的一种企图）来对待。我相信，这是一种连马克思本人也能够理解的方式。

这种方式可能被认为是一种以假设为根据的狡辩：马克思实际上是在做着他认为正在做的事情吗？这就是说，可能当马克思宣称或真正相信他自己正在提出一种科学的历史理论的时候，他实际上却是在某种形而上学观点上安置橱窗装饰，例如，某种耶稣基督来世论的世俗化模本，或者一种可能被认为是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规范的异化理论。

即使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很可能在马克思的头脑中是与各种伦理学的信条和其他信条联系在一起的，我还是不能接受这样的见解：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而且只能依据某种假定的哲学框架来理解或评价。虽然马克思的理论提出了某些哲学问题，但是我并不认为那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是从某种被转嫁的形而上学派生出来的见解是有益的。然而证明“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是“真正的”马克思，不是本书的任务。马克思当然有其以经验为根据的方面——他和他的大多数追随者们也曾经这样想过，我们所要论述的正是这一方面。既然人们不能真正否认马克思好像确实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会引起反驳的问题是：这个方面是否真正是马克思思想最基本的方面），那么，在其理论的本身范围内探讨这一理论，是合理的，而且我相信也是重要的。同样，人们可能会发现，如果愿意的话，把《资本论》严格地当作一本经济学教科书来考察是不无价值的。

对于明显地以经验为根据的理论，可以（而且确实必须）抛开它的形而上学背景或其作者不以经验为根据的信念来加以评价。如果这种理论在科学史上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它的哲学观同样不能成立：一种好的形而上学是不能补偿一种坏的经验主义理论的。另一方面，如果发现这种理论（或它的组成部分）在科学上是富有成果的，那么就可以把这种理论同它的哲学基础分开。当我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一种以经验为依据的理论（因为这是马克思借以提出的方式）来论述时，我承认我是从马克思的视野的其他重要的、有吸引力的方面把它提取出来的。例如，马克思关于人们的社会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增长而进化这一“科学的”见识，就昭示了人在阶级社会中，从其真正的社会存在（这种真正的社会存在在共产主义的将来才能实现）中异化出来的较为“唯灵论”的故事，虽然人们对于把这种第二意义加进马克思的历史观的了解，要受人们对

于作为一种科学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评价的影响。

当然,危险的是,马克思的思想可能会得到错误阐述,就是说,当马克思实际上具有某种别的什么意图时,马克思的思想却被看作主要是关于经济的,或者是关于社会科学的。当人们把《资本论》仅仅是看作经济学著作,或者如同这本书中那样,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同他的显而易见是规范的信条、他的异化理论分割开来时,读者很可能会感到,马克思理论中的至关重要的特点被忽略了。然而我们打算提供的,是对马克思思想中以经验为根据这一方面的一部分内容进行的分析。这一方面在传统上一直被看作是马克思理论中具有特色的部分,这一事实,可能会提高本书的价值。但是,即使这样一种“科学的”马克思理论观原来是以错误的理论为指导的,我的研究也不会受到影响。

目前只有少数人密切地注意到了历史唯物主义,这就是我之所以选择眼前这个题目而没有选择其他的良好理由。我希望本人的工作将部分地填补这个文献中的空白,并且鼓励他人去继续填补。然而,我并不论述马克思关于历史的整个思想,确切地说,我只论述它的一个方面。我所关心的,是马克思关于历史变革的、基础性的一般结构模式,以及推动历史统一和历史前进的因素。这就是说,我所论述的,是被马克思理解为构成历史变革和进化基础的经济原动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这个论题之所以重要,恰恰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对于这个特殊的原动力给予了首要性的解释。虽然这一理论指引人们注意这个关系,但是在马克思的学生中间,既没有就有关基本术语的含义取得一致见解,也没有就历史的基本动力所提供的方式形成统一意见。

虽然在这里探讨的领域并不广泛,但是,它都是重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决定性基础。把这本著作看作是阐明由马克思本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一部分的观点而作的努力,是不会有

什么错误的。我将比以往曾经尝试过的方法更为精细的方式，挑出马克思理论中的两个中心概念，以阐明马克思观点的基础——进化的动力，并通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对前资本主义历史的反思，追溯这个动力的作用。这就需要对马克思的理论作仔细的注释和更为公正的介绍，同时，又不忽略它的疏漏之处和前后矛盾。这也是我所希望努力做到的。

第一章探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个概念。通过对原文的分析，充分地阐明了这两个概念的意义以及它们在马克思的更为广大的社会观中的地位。此外，有一种意见主张这两个概念既不是不连贯的，也不是互相矛盾的，如同某些人曾经想像的那样。基于这一点，第二章描述了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特点，并捍卫它的基本可理解性。与大多数当代马克思的解说者不同，我倾向于技术决定论的解释。

第三章根据前面的讨论，描绘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它揭示这个过渡如何通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而实现，这一说明于是就与无产阶级和辩证法在马克思思想中所起的作用联系起来。第四章追溯到马克思关于前资本主义历史演进过程的理解。这种处理在指出马克思见解中的局限性的同时，使我们对马克思总的观点有了更为确切的了解。马克思是一位历史学家，但是我们对关于历史实际进程观点的研究，一直没有密切地着眼于他的理论信条。

第五章考察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决定论的某些问题，并就如何科学地估价他的思想遗产作了一些反思。作者的这种方式可以使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轮廓得到更鲜明的描绘，我们对它的掌握也得到进一步加强。

我没有穷尽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议题，但是，我确实主张确切地、审慎地描述这一理论的核心，并说明马克思如何根据这个核心